

# 周伯陽的童謠與現代詩創作初探

趙天儀

周伯陽（1917-1984），新竹市人，日治時期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普通科及演習科畢業。戰後，又在新竹師範專科學校暑期部進修畢業。自1937年開始任教小學四十多年，在新竹縣芎林鄉陸豐國小校長退休。

他一生從事日文與中文創作，有童謠、童詩、現代詩及評論多種。童謠集有（1）花園童謠歌曲集（1960年）、（2）蝴蝶童謠歌曲集（1961），（3）月光童謠歌曲集（1962年）、（4）明星童謠歌曲集（1964年）、（5）少年兒童歌曲集（1966年），共計五種。

1941年曾以《蓖麻》入選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選的國語教科書教材，並參加新興童謠人聯盟為會員。戰後，用中文創作童謠及現代詩。

- 一、童詩作品《玫瑰花》，第一名入選台灣省文化協進會徵稿，並由新竹師專教授楊兆禎配曲。
- 二、童謠作品《法蘭西的洋娃娃》由作曲家呂泉生配曲，並灌有唱片。
- 三、童謠作品《小黑羊》，由陳榮盛作曲，應中國廣播公司徵曲入選第二名。
- 四、童謠作品《娃娃國》，由陳榮盛作曲，並灌有唱片。
- 五、童謠作品《花園裡的洋娃娃》及《木瓜》兩首，由蘇春濤校長作曲，並灌有唱片，且均被選為小學音樂教科書一年級及五年級教材。按劉美蓮研究撰述的《台灣兒歌與民謠之旅》一書所記載註明：蘇校長和周校長的子女，都同意將原曲名《花園裡的洋娃娃》，改為《妹妹揹著洋娃娃》。<sup>1</sup>

周伯陽現代詩創作，有中文詩集《周伯陽詩集》（1968）及日文詩集《綠泉的金月》（1950）與《櫻花詩集》兩種。周伯陽在日治時期就開始用日文創作，戰後學習中文，改用中文創作，算是跨越語言的一代。因參加笠詩社為同仁，大部份作品發表於《笠》、《台灣文藝》及《國語日報》。

1. 參閱劉美蓮研究撰述《台灣兒歌與民謠之旅》第35頁。

## 一、周伯陽的創作童謠

童謠，如果採自民間自然形成的作品，算是自然童謠。在台灣，便有福佬童謠，客家童謠及原住民童謠。如果是由童謠作者創作的作品便是創作童謠，又稱為兒歌。有些兒歌，純為韻文；有些兒歌，又近於童詩。創作童謠，由作曲家作曲，因此，廣為流傳。周伯陽的創作童謠，有一部份，都由作曲家作曲，因此便為兒童所傳誦。周伯陽當然熟悉日本童謠，尤以日本明治、大正及昭和初期的童謠，具有一種童心主義的傾向。周伯陽重視他的創作童謠與音樂作曲的結合，便是個好例子。

日治時期在三〇年代，曾經有過一次鄉土文學論戰，主張使用台灣語文來創作，跟主張使用中國白話文的創作曾經有過爭論。因此，固然留下白話詩，但也留下了一些台語詩。台灣民謠、童謠、歌謠的記錄，也都留下台灣語文的記錄。周伯陽的創作童謠，大部份是中國白話文的創作。根據已故台大教授黃得時的說法，日治時期台灣詩人及作家真能使用中國白話文的人數不多。<sup>2</sup>

試以周伯陽的創作童謠「花園裡的洋娃娃」為例：

- 一、妹妹揹著洋娃娃  
走到花園來看花  
娃娃哭了叫媽媽  
樹上小鳥笑哈哈
- 二、妹妹揹著洋娃娃  
走到花園來看花  
娃娃哭了叫媽媽  
花上蝴蝶笑哈哈

2. 大學雜誌社由陳少廷主持有關台灣文學座談會中黃得時教授的發言，趙天儀記憶筆錄。

這一首創作童謠，單純，有抒情味，作曲又配合得天衣無縫，很適合學前兒童與低年級學童的歌唱，真是一支歌打天下。台灣的兒童，尤其是女生，小時候，不但聽過，而且也唱過，在台灣，這是一家喻戶曉的名曲。

再試以周伯陽的創作童謠，「法蘭西的洋娃娃」為例：

- 一、我的洋娃娃，法蘭西的洋娃娃，  
一雙藍色的眼睛，可愛的嘴巴，  
好像白雪的肌膚，美麗的金髮，  
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法蘭西洋娃娃，  
站在桌子上，看見窗外的玫瑰花。
- 二、我的洋娃娃，法藍西的洋娃娃，  
花都巴黎的舞女，芭蕾舞娃娃，  
乘著玩具的金輪船，渡過銀浪花，  
你是來自法藍西，法藍西洋娃娃，  
站在桌子上，想起巴黎的玫瑰花。

這一首創作童謠，是由作曲家呂泉生作曲的。呂泉生的兒童藝術歌曲的作曲，作品很多，這只是其中的一首。這一首作品的意義與情趣，頗有一種異國情調，而且有一種童謠性的趣味。

再以一首他的創作童謠「小黑羊」為例：

- 一、小黑羊跟著媽媽，在山上吃草，  
高興地東跑西跑，迷途回不了，  
黑母羊等了半天，擔心地去找，  
小羊呀，媽媽哭了，趕快回來好，  
咩，咩，咩，咩，咩

- 二、小黑羊跟著媽媽，在河邊吃草，  
快樂地東跑西跑，迷途回不了，  
黑母羊等了半天，擔心地去找，  
小羊呀，沿著河流，快快回來好，  
咩，咩，咩，咩，咩

這一首創作童謠，有抒情性，也有故事性，小黑羊與黑母羊的故事，頗有趣味性的情節。日本童謠，一則抒情味濃，二則有故事性的發展。周伯陽似乎深得其中奧秘。

周伯陽在創作童謠方面的成果，台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吳聲森的〈周伯陽兒歌研究〉，是一篇碩士論文，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，值得一提。

## 二、周伯陽的現代詩創作

劉美蓮著《台灣兒歌與民謠之旅》，曾經在介紹周伯陽時說：「他在《台灣文藝》等刊物發表的詩作有二十餘首，雖未躋身『詩人』與『文學家』的行例，卻是當年最優秀的『童詩作家』。」其實劉美蓮如果調查一下《笠》詩刊及其相關的著作，即可見周伯陽並未被忽略。<sup>3</sup>

一、李魁賢著《台灣詩人作品論》一書中，便有收錄一篇〈論周伯陽的詩〉，算是賞析周伯陽現代詩創作最早也最完整的一篇文章。<sup>4</sup>

二、趙天儀，李魁賢，鄭炯明，李敏勇，陳明台等五位合編的《混聲合唱：笠詩選》，該書是一部將近一千頁的詩選，周伯陽也未被忽略。<sup>5</sup>

從日治時期末期到戰後台灣現代詩的多種詩選中，周伯陽也常被選入，可為證明。所以，周伯陽作為一位現代詩人，應該是被首肯的。

3. 參閱劉美蓮研究撰述《台灣兒歌與民謠之旅》第32頁。

4. 參閱李魁賢著《台灣詩人作品論》，第41頁到第53頁，〈論周伯陽的詩〉一文。

5. 參閱趙天儀、李魁賢、鄭炯明、李敏勇、陳明台合編的《混聲合唱：笠詩選》中的「周伯陽詩選」。

周伯陽曾經說：「詩是主觀的態度所認識的宇宙一切的存在。主觀的是詩，客觀的不是詩。」科學是較單意義性的，是客觀的描述，詩是較多意義性的，是主觀的抒寫。一個詩人的創作，往往從他的童年與故鄉出發，周伯陽也不例外。創作童謠便是從童年出發，而創作現代詩，他也從故鄉出發。

試以周伯陽的一首詩〈離別故鄉〉及其他四首作品為例：

### (一) 離別故鄉

東山青翠好風光  
西田成熟到處滿稻糧  
籬邊花開美而香  
依依不捨離村莊  
叫我怎麼不心傷  
何時能回可愛的故鄉  
站在屋前池塘旁  
小鳥聲聲欲斷腸

天上月兒圓又亮  
地上光明銀光滿池塘  
籬邊花朵陣陣香  
明天就要離村莊  
叫我怎麼不悲傷  
何時能回美麗的故鄉  
坐在院子榕樹旁  
小蟲奏樂欲斷腸

這一首詩，顯然地，是在懷念故鄉；離別故鄉，才發現故鄉；遠離故鄉，才深深感受往昔不再來。故鄉是童年的烏托邦，故鄉變成失去的樂園。全詩韻律激盪，節奏昂揚，也適合配曲之用。

### (二) 深山之秋

高山能敲開寂寞地心扉  
野風藏著緬懷的秋味  
楓樹上已綴滿了紅色底瑪瑙  
在人生的旅途中  
尋求真理和靈感  
雖然我使勁地翻山越嶺  
眼前仍然是崎嶇的山路  
啊！  
原來這是人生應有的閱歷

西天已抹上一片葦絢爛的霞暉  
早使小鳥展翅歸來  
澗水湧出濃厚的鄉愁

這一首詩，以深山之秋，點綴了人生的背景，雖然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他翻山越嶺尋求真理和靈感，但前途還是崎嶇的山路，讓他恍然領悟原來這是人生應有的閱歷。使他像小鳥展翅歸來，而「澗水湧出濃厚的鄉愁」。在人生的旅途中不管走到那裡，故鄉依然是一個指標，一個方向。鄉愁便是一股清澄的澗水潺潺地交響。

6. 參閱李魁賢著《台灣詩人作品論》中〈論周伯陽的詩〉一文，第42頁。

### (三) 廢墟

當初，是一座大房屋  
有瀟灑英俊的風度  
後來被一場祝融奪起了幸福  
只留著醜陋的肌膚

一年來，總是訴苦  
又夢想恢復  
原來的廬山真面目

你站在山麓  
悲歎沒有人照顧  
啊！心靈的深處  
揮盡了淚珠

新芽正在傾訴  
春神又走回來山麓  
但是否把綠漆  
替你粉刷那焦黑的木柱？

一九六三年三月 在宜蘭線火車

這一首詩，所謂廢墟，該是一座大房屋被一場祝融奪去了幸福。雖然想恢復昔日的面目，但總是在「心靈的深處，揮盡了淚珠」。廢墟也許是一種失去了的幸福象徵，也是故鄉失去了的地平線上的指標。

### (四) 絕崖

經過了好幾個星霜，  
不堪受自然侵蝕，  
袒露著赤銅的全身，  
屹立在澗水邊。

為了不再有崩塌，  
峭壁上被多情的野草纏綿，  
草花逗著蝴蝶群舞，  
兀鷹也在頭上亂飛。

澗水不停地趕著它的旅途，  
無情地沖走了光陰，  
一年有一年，  
終於沖淡了岩壁的記憶。

絕崖有訴不盡的心酸，  
無論在繁星之夜，  
或者在晴天太陽之下，  
永恆凝視著無盡的山巒。

這一首詩，絕崖是山裡的一角，上有無涯的青空，下有日夜奔流的澗水，絕崖有數不盡的岩壁的記憶，而且「在繁星之夜」或「在晴天太陽之下」，在「永恆凝視著無盡的山巒」。其實「絕崖」，也是故鄉山巒邊緣的象徵。

### (五) 春 雷

是宇宙迎春的歡呼聲，  
或是春神蒞臨的號角？  
沿著公轉的軌道上，  
渴望的春天又繞過來了。

粉碎了冬眠的甜夢，  
愛撫著那樹枝的嫩芽；  
讓新生命早日萌長，  
春風多情地向我私語不停。

下不停的綿雨  
就在那水煙濃密的遠方，  
春雷不段地在天空響著；  
是否你要把嚴冬，  
嚇住虛無的太空上？

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新竹

這一首詩，用白描的方法，表現了春來的時候，大地復甦，嫩芽生長，在綿綿春雨中，「就在那水煙濃密的遠方，春雷不段地在天空響著」；象徵著一年過去，春回大地，故鄉欣欣向榮的預兆。

### 三、結 語——台灣現代詩壇的獨行俠

在台灣現代詩壇上，笠詩社有承先啓後的劃時代的意義；一方面繼承了日治時期台灣

現代詩的傳統，包括銀鈴會的一群詩人與非銀鈴會的獨行俠。例如：巫永福、吳瀛濤、周伯陽、陳千武、陳秀喜、杜潘芳格、羅浪等跨越語言的一代的詩人們。另一方面則結合了戰後新起的一代，如黃騰輝、葉笛、林外、白萩、黃荷生、趙天儀、杜國清、李魁賢、林宗源等，一起出發，繼續活躍，繼續創作。

我以為周伯陽雖然也加盟了笠詩社而更受到詩壇矚目，其實他大部份的作品，都早已醞釀成熟，並且有的已成書。

周伯陽並未被忽略，他尚有兩部日文詩集，值得我們來翻譯，也許周伯陽全集的編輯工作也應早日實現，他的創作意義與價值就會彰顯出來，而讓我們深深的懷念。

※編按：《周伯陽全集》已在2001年11月由新竹政府文化局出版；吳聲森著《周伯陽與兒童文學》，亦已由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編印出版，2001年11月發行。

作者簡介：趙天儀

1935年生，曾任台大哲學系教授、國立編譯館編纂、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。現任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教授。曾主編《笠》、《台灣文藝》、《台灣春秋》、《滿天星》等刊物。著有《美學與批評》、《台灣現代詩鑑賞》、《風雨樓隨筆》、《台灣文學的週邊》等十餘本書。